



册府元龟

卷之四百七十三  
至七十五



13  
849  
156



849  
15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七

奏議第四

北齊高隆之初仕魏為尚書右僕射自孝明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其事者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

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嘗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日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羣小謹囂隆之懼止王絃後主時為散騎嘗侍武平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羣官共議禦捍封疆輔相請出討擊絃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驢武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大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帝衆皆同焉

後周蘇綽為度支尚書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必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其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理民之體先當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

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民也是以理民之本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淨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理民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面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

必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嘗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繇所化也然世道凋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

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剝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大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亶亶日遷於善邪偽之心皆慙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然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

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繇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繇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其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

今就川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  
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  
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  
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  
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各郡縣守令隨事加罰  
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  
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  
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  
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  
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

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  
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  
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  
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  
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  
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則百祿是求如  
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  
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  
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至列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  
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令刺史縣令悉

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  
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  
多不擇賢良未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門  
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恩瞽刀筆者乃身  
命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  
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  
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  
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  
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  
以充棟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

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  
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  
胤不能守百里之封况於公卿之胄乎繇此而言官  
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民若有  
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理也若有材  
藝而以奸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之  
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  
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  
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  
有言明王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

后土嘗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

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官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事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



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  
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  
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  
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繇在於官之  
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况  
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  
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嘗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  
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  
者理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

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繇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  
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繇則人道盡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  
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有善情則爲  
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  
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  
之心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  
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  
狀窮寃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  
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

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以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其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刑曰與殺無辜寧

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之也若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浮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尙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

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不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悖道者殺一儆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夫平均者不捨豪疆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

此之謂均也故聖人口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織紉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緇鄉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簡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

成富疆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隋柳彧爲司武中士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擐旗必繇神略若負戈擐甲征并劬勞至於鏹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貴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生先於平陽穆之居

中歿後猶蒙憂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洗級

楊尙希高祖開皇初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尙書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縣分領具察以衆資費日多更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才良百分無一勳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悉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

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

李諤爲治書侍御史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紉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紵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回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

便求娣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帝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虫之小藝

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嚮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及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倣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損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繇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繇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勅  
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  
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  
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  
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  
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勤  
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  
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  
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

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嘗道臣  
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强于橫請唯以乾  
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况  
乃大臣仍蹈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  
簡之功謹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  
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  
範帝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  
其弊

盧思道爲散騎侍郎兼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  
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

鄧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  
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帝嘉納之  
王劭爲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  
代廢絕於長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  
以救時疾時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以雒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  
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  
之果然車輞令溫酒及炙肉用石灰柴火竹火草火  
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伏望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

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  
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帝從之

李德林爲內史令開皇中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卽  
令埋民間詞訟德林議以爲本廢鄉判官事爲其里  
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  
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  
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稱其才迺欲於一鄉  
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卽是要荒  
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  
令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



議

蘇孝慈爲工部尚書時京官及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開皇十四年六月孝慈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物出舉與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風損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

唐許敬宗太宗貞觀十九年爲中書侍郎時庶人承乾廢黜官僚多被除削久未收斂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茲切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

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奸謀多連貴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官內官僚迴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聯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纛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誅夷臣以賢良荷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肅均等並砥

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扑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竊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繇是玄素等得敘用褚遂良高宗時爲吏部尚書時永徽三年詔追錄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惣管尉遲迥曾孫文禮訴言迥忠於周室爲隋所誅帝遣議之太嘗卿江夏王道宗等議咸以迥死節於周宜有甄錄遂良進曰竊觀史籍咸以救君難則爲忠不救則爲逆春秋趙穿殺晉靈公趙盾爲正卿不討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繇此言之尉遲迥受周重寄旣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

南通於陳北連突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焉幸已多若謂之忠臣所深惑羣議遂寢殿中侍御史張敬一奏曰臣聞堯舜謬謬以昌桀紂黜默以亡臣竊以尉遲迥忠於周室身死國難遂良不以爲忠恐未爲允請名史官集議帝竟不許之

劉祥道顯慶初爲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日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嘗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卽知其

查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也來已四十載尙未  
刑措豈不繇此乎但服膺告王之道者奏第然始赴  
趨趨走几案之間者不揀便加祿秩稽古之業雖尙  
難知斗筭之材何期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  
司試判訖揀爲四等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  
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署等私犯公坐者雖經赦  
降以量配三司不經降者放還本貫異入流不濫官  
無冗雜且令嘗徒之輩漸加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  
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  
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摠人隨歲積今内外文武官

一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  
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  
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而略盡若年別入  
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更得一萬五千足所須之數  
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  
年入嘗流者遂便逾一千四百計應數外嘗餘兩倍  
又嘗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十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  
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  
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  
之方理實爲備而獎進之道士或未周但永徽已來

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  
莫不光被綸旨超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豈爲獎  
進之道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  
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之人不如昔人將獎賢之道未  
至寧可方稱多上豈得遂闕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  
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  
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爲朝廷惜之其五  
曰唐虞三代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  
所以因命官有倉庾之姓魏晉已來事無可紀今之  
在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蒞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  
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  
俗其可得乎望今四海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  
遷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減勞弊其六  
曰尙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事主書等  
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  
流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承遂爲故事但掖省崇峻王  
言祕密尙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  
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  
言入流人多爲政之弊帝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  
時宰相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魏玄嗣上元中爲吏部侍郎玄同以旣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不良無以成其工官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收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繇官不得其才官不得其才者收人之道未盡也臣又聞傅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此理人昔之都國今之州縣士有嘗君人有定主自求

名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公侯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與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馬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人士

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朋如水鏡力有所及焯有所窮銓綜旣紊所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罪人豈真媿彼清通昧於旣察亦將竭其庸妄揉彼茅絲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賊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爲已謀安爲人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馬奔競擾擾游官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浮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同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察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乎且魏人應運所據者蓋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

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災禍繼以饑饉旣德業之不遠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至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已千計羣司升位無復新加官有嘗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集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皆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不背命於天子王

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日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以僚屬委之則言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要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多士芘芘棫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

其廉周禮始於學較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叅得除署尙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之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爲不勝其弊而况於常今乎又從政爲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鬪之年已腰銀艾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旣淺藝能復薄而

門閣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生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竝絲德進必以才昇然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行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梁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勞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

之詩云翹翹者方可用財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擇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上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朝廷旻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一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披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唯賢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旣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集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因源潔影端繇表正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



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略因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八

奏議第五

唐李嶠則天朝爲鳳閣舍人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期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

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四十有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材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材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

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嘗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聞自非分州統理無繇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

劾姦邪糾謫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  
言妙擇賢能委之心替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  
之則莫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  
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大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爲二  
十道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議者事竟不行

薛謙光爲補闕天授三年正月上疏曰臣聞國以得  
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  
推官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  
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其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  
永固幾樊世以除讚處猜嫌而益信行聞毀而無疑

此繇默而識委而察之得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  
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  
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愛不肖之士則政乖得  
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  
亂而天下和平繇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  
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  
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  
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  
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顯  
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彫蟲爲後科故人崇

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銷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弱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莫缺以禮讓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崇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繇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義之士敏德自

修里間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垂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詞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迨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繇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寔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

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倣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舉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闕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莫荷提攜之恩故僭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詞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

彭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東帛萎萎榮高物表較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嘗之人舍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諍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繇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源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

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繇茲今訪鄉閭之談唯  
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  
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卽是無犯鄉閭豈  
得比郭有道之詮量茅容望重裴逸民之賞拔夏少  
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  
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  
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  
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  
辛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  
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繇

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  
諸葛之指擣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  
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  
免主之効故關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  
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入  
難之謀設高祖退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  
於伐木謀將不長於弓馬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  
元長自表廣師訶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較量其不  
可也伏望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尙不爲少  
僥倖冒進瀕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

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絕倫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其泉稟中軍而今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

成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揚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薦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消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職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

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其才則君子之道長矣

盧榮中宗時爲給事中神龍二年冬十月初有制皇太子在藩府日食封物每年便納東宮榮奏曰伏以皇太子處繼明重離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等衡入封豸所謂憲章在昔禹法將來者也帝納其言而已

韋嗣立爲兵部尚書景龍中上疏曰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致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其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充自令已後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資望官先於刺史內取刺史無人然後餘官中求其御史員外郎等諸清要六品已上官先於縣令中取制中明言如



是則人爭就刺史縣令矣得令天下大理萬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

盧備睿宗景雲中爲右補闕時有上言天下置都督府不便命羣公卿士議定備與太子右庶子李景伯等議曰牧伯之命非不古也洎漢襲秦罷侯置守方制萬里以綏兆人令出王庭威行郡國南海與利東海詳刑人以阜安其流多矣至漢武帝初置刺史秩六百石掌察墨綬以下其黃綬以上則不察焉所以全長吏之威行不擾之政也至漢成帝改置州牧秩二千石遂以秩高自守而功業不著於是罷州牧又

置刺史及東漢之時復置州牧王綱不振浸以陵夷則事之汗隆詳乎典策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主綬之柄典刑賞之科若委非其人授受有失體柄既重疵釁或生又非疆幹弱枝經邦軌物者也其親置都督事恐不便今巡察御史秩卑任重御史之流也委以時巡姦宄自禁伏請慎考古道率繇舊章法乾元之簡易守前王之令典俾夫化洽昇平務依貞觀制度矣其後停焉

李揆肅宗時爲中書舍人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橫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

人以備巡簡撥上疏曰昔西漢以南軍北相統攝故  
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  
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嘗之  
變將何以制之遂罷羽林之請

李栖筠爲工部侍郎代宗廣德二年三月癸丑奏京  
畿諸縣百渠下主公寺觀碾磴凡七十餘所有妨農  
利並請毀廢計收田租二百萬言入帝甚善之爲權  
臣不便寢之

沈既濟爲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二  
日勅宜令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制官三十員仍於

見任前資及同正兼試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  
道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支據品秩量給俸錢并  
置本收利供廚料所須手力什物廳宇等並計料處  
分旣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煩  
不患員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官  
自嘗侍諫議補闕拾遺總四十員及嘗泰侍制之官  
日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尙闕  
人未充他司缺職累倍其數陛下若謂見官非才不  
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廣務聰明畢  
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闕員則朝無曠官俸不

徒費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  
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厨料什器建造廳宇  
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准之當以錢二千  
萬爲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人當復除二百  
戶反覆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關輔大病皆爲百司息  
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原又臣嘗  
計天下財耗斲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冬  
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  
軸杆猶空方斯緝熙必藉裁減豈俾閒官復爲冗食  
藉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焉疏奏從之

崔縱爲御史大夫貞元元年九月縱上言准今年正  
月制宜令御史臺勸會內外官員商量併省停減仍  
集百僚詳議聞奏者臣伏以兵戎未息仕進頗多在  
官者又須褒賞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關留人嘗歎  
遺才仍招怨望况緣頻有恩詔甄錄功勞諸道敘優  
人數甚廣見須處置不可稽留今若停減吏員實恐  
本便於事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授抑又敘進者無路  
可容本冀使人翻成歛怨恐須仍舊以適時宜更待  
事平然後議經度制日可

李紱貞元初爲吏部侍郎嘗建議享武成王不當視

文宣王用王者之禮

袁高爲給事中貞元二年帝以關輔祿山兵戈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時諸道觀察使各選棟耕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勸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着以牛均給之其田十畝已下人不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其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

陸贄爲翰林學士貞元四年贄奏曰學士私臣玄宗初令侍諄內庭止於唱和詩賦文章而已詔告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從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韋貫之憲宗初爲右補闕時杜佑爲相子從郁爲左補闕貫之崔羣奏論宰相子不合爲諫官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乃改爲秘書丞穆質爲給事中元和三年九月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決私鹽使因請州縣同監決免有冤濫從之李渤爲給事中元和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

奏論日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啟夫不必擇辰今羣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賄天顏獻可否者能幾何憲宗嘉之俄遷戶部侍郎

李渤穆宗時爲諫議大夫理甌使長慶四年奏應進狀人論事大者請分析聞奏次者請申中書門下小者請各牒諸司諸司若處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卽請具事繇聞奏如投匭人有欺狂責問得情狀請本罪之外更加一等又寶應元年六月勅如有告密人登時進狀分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緣匭院無械繫之其忽慮竟暴之徒難以理制請勅安福門司領付金

吾仗留身然後牒送御史臺京兆府與絕亮人喧競從之渤又以左右嘗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日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

王敦史敬宗時爲膳部員外郎寶曆元年上言中外官寮准制封贈多請廻授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追贈出於鴻恩非繇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新詔唯許宰相廻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崇極故許廻授於義無妨近日嘗僚率援此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爲子何忍伏望宣付

宰臣重與依注詳議從之

崔元略爲戶部侍郎寶曆二年奏曰伏准賤役令內  
外六品已下官及京司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伏以  
設官之際大關隄防給蠲之時不免踰濫至有因緣  
假冒多非本身臣自受比官已來無日而不見論請  
蠲牒必恐從茲不已天下無復有應役之人伏請自  
今以後應諸司見在官及准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  
先於本司陳牒責保待本司牒到然與給符其前資  
官卽請於都省陳狀准前勅責事若不實並准詐僞  
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股奉親比來州府  
懸免課役不繇所司覆請從今已後應有此色勅下  
後亦須先牒臣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  
免限制可

宇文鼎爲左司員外郎寶曆二年奏戶部尙書判度  
支胡証准兩度勅賜爵司禦率府錄事叅軍文約各  
一級今月五日勅下尙書省伏以胡潛等先丁母憂  
猶未終制豈得公然食邑苟竊恩榮下避三年之喪  
冒受五等之爵有傷教義實敗國風臣謬跡都曹職  
當綜覈致興物論不敢不舉勅宇文鼎所奏胡潛等  
爵宜令所司落下胡証職在殷繁事或錯誤特宜釋

放司封本郎官委都省書罰

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御史臺奏准勅差孟瑄巡察米價其江西湖南地稱沃壤所出嘗倍他州俾其通流實資巡察若便空行文牒或慮遠郡未委詔條今孟瑄既下淮南卽去洪潭不遠伏望便令兼去洪潭可之仍令便道至浙西存恤

四年祠部上言當司准赦書節文緇黃之衆蠶食生人規避王徭凋耗物力應諸州府度僧尼道士及創造寺觀累有禁令尙或因循自今已後非別勅處分妄有奏請者委憲司彈奏量加貶責於百姓中苟避

徭役冒爲僧道所在長吏重爲科禁者謹具起請條件如後准天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州府僧尼籍帳等每十年一造永爲嘗式者其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報省司無憑收管造籍起今已後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鄉貫戶頭所習經業及配住寺人數開頂分析籍帳送本司以明真僞又將諸州府及京城應置方等受戒僧尼身死及還俗者其告牒勒本寺綱維當日封送祠部其餘諸州府勒本州申送以憑注毀又諸州府僧尼籍帳准元勅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冒名及

非正度者緣經恩赦自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勅  
前無憑追勘自今已後伏請切加禁斷先度者具各  
申省省司各給牒知爲憑入籍又正度僧尼竝勒於  
省司請告牒其僧尼童子自今已後不得令私度如  
有此色勒當寺綱維申報本管長吏其與剃頭師長  
及專壇出家者當便科決勒還俗其綱維不申報十  
日已上勒停解便令出寺其所在長吏不爲糾舉者  
具各銜奏聽進旨又諸州府及兩京除舊寺破壞嬰  
修理外竝不創建造寺仍請具每州縣管寺幾所每  
寺僧尼幾人竝請具寺額僧尼各申省如有創造

寺舍委本管長吏切加禁斷其僧尼有不依典教興  
販經紀行船駕車擅離本寺於公衙論競及在俗家  
夜結戒壇書符禁呪陰陽術數占相吉凶妄陳禍福  
旣虧釋教與俗無殊自今已後切加禁斷如有此色  
委所在長吏量情科決使勘還俗其天下州府村坊  
佛堂普通私色蘭若義井尋竝請割屬當州府寺收  
管又伏准元和元年二月十日勅京城及諸州府寺  
觀銅鐘因有破損須更製造者請令州府申牒所司  
奏聞勅下許以本鍾再鑄不得更別添銅者其諸州  
府近日皆不守勅文擅有鼓鑄自今已後竝令申省



臣等伏以當司公事廢闕多年名額空存事皆去本因起請再舉舊規比類參詳依格可之

九年三月都省奏湖州百姓韓巨川及庾威男道彰進狀稱庾威緣定戶左降及錄事參軍縣令等黜責事勅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集議議曰定罪者必原其情議事者宜究其本庾威均稅之法情實擾人顧其施爲必有工拙工者何也富戶業廣以資自庇產多稅薄歸於羸弱威能盡簡并包者加籍取均困窮者蠲減取濟稅既頓異法亦稍嚴事歸平一人無冤訴此所以威之工也其拙何也五縣土廣人奸徵薄

書卽隱占居多簡田苗卽驚擾爲慮散亂村野胥徒千人雖成功於已事之時而受弊於作法之始豈無他術用以周知竟此紛紜斯所以威之拙也大凡爲郡止於四過一者私加公稅二者逃失黎甿三者虐害平人四者富潤私室庾威改張稅額賦不加徵聯綿歉災人悉安業刑甚峻而下無屈祿不厚而賞無濫顧茲四者威無一焉而以擾人均稅投荒黜遠是使循嘗守故者得以稱功革弊去姦者坐以招譴誰能自苦納諸刑名觀沮之風於斯何在官職黜削本自庾威罪旣無名官吏所宜牽復臺司所勘定稅本

謂有害於人事既無私理當免復若因其案驗舉察  
細微以法吏合寘科條在衆議須明本末鄙人遠訴  
益表事情幸遇聖明合從昭雪勅庾威定戶意在均  
稅臺司推勘慮以擾人近者王璠授威循王傳其連  
坐左遷錄事參軍杜膺及縣令等六人竝復本資官  
令狐楚爲左僕射元和九年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  
使等具弩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  
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繇舊斯爲改嘗未聞省閣之門  
忽入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首創姦謀  
將興亂兆遂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

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屍僵禁街史冊未  
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  
聖恩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卽具公服從之

歸融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  
使盧周仁違勅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  
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  
妄設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燼進於京國姑徇私  
誠入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倣效以  
羨餘爲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  
藩方其所進錢請還湖南代貧下租稅詔周仁所進

於河陰院收貯以備水旱

李中敏爲右諫議大夫充匭使開成三年中敏奏臣據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等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行不令進入臣尋簡文案不見本勅所錄但云貞元中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者使充濫無告有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裁其可否卽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人進狀及封章等臣但爲封狀以

進取舍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各實在茲明置匭之本意從之

韋昭度昭宗時爲左僕射時大順元年十二月太康軍屯晉州李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言被賊臣張濬依倚朱全忠離間忠臣致削奪臣官爵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昭度等議曰賞恭罰否前聖之令猷舍垢匿瑕百王之垂訓是以雷解而羲文象德網開而湯化歸仁用彼懷柔式存典範上自軒農之代下臻文武之朝固不允治寬弘以流濡澤况國家當德祖守成之日憲宗致理之時車

執一同桑麻萬里燭龍外野悉在梯航大鼠窮郊咸  
歸正朔然猶王承宗擁兵鎮冀詔范希朝討之仍歲  
無功卒成赦宥而又朱滔以幽州之衆結田悅李納  
王武俊之彊遣馬燧等征之不克旋又寬之以累聖  
之典模稜哲大朝之紀律文明非不欲勵彼風驅快  
其電掃然且考春秋之義稽鄭楚之文或退而許平  
服而便捨存於舊史載彼新書李克用代漢疆宗陰  
山貴胄呼吸而風雲作氣指麾而草樹成形仰天指  
心誓獻祿訾之首伏歿歐血屢親都護之營所謂爲  
多上人自匪窮來歸我及陛下聖考懿宗皇帝之朝

彭門失守親驅驍卒首建殊功而先帝卽位之初諸  
官大擾復提義旅克靜妖氛其後封豕長蛇薦食上  
國繼以子朝之亂皆因重耳之盟保大朝之宗祧重  
中興於簡周蓋聖主之御天下也有勲可書有績可  
載宥過不忘於十代念功豈止於一時天高聽卑請  
事斯語且四海之內瘡痍尤殷九貢之邦綱條未整  
昨者遽起邠岐之衆尋已退還又徵燕薊之師倏聞  
內變出於饑饉失職資庠絕供致此投戈是乖借箸  
蓋下計之未熟非聖謀之不臧儻宸斷重新天機開  
出錄茲誠款散彼師徒虛其念舊之懷待以如初之

禮臣等所議實在於斯抑又聞往者漢將趙充國欲因邊境衰弱出兵擊之是時魏相上書畫陳利害且曰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又曰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兵出無名事乃不成漢帝納之竟罷其伐伏惟皇帝陛下鑒往古用師之難採列聖遷善之美恩加區宇信及豚魚則臣等不勝懇願况今汴魏尤難幽定方困縱遣之調發豈能集事虛行號令以召寇讐將以勦人非惟辱國且黷憂斯舉勤王之衆推效命之誠未能單騎獨攻所望漢兵同力今茲數鎮

奔命不遑難致濟師恐又生事論其漸當暑熱非和戎旃悉力頒遣還蕃部重禁陳五郡之卒益謹關防王琪振兩河之雄更嚴旗鼓然後獎其上表哀以自陳錄彼前勞責之後効徵神爵之往典還日逐之故封論其已斥王恭不使更疑晉帝凡百臣子實切乃誠其克用在身官爵竝請却還仍依前編屬藉從之

開府元龜

刑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十七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九

奏議第六

後唐盧文紀為吏部侍郎天成元年十月丙戌奏一人御宇百職交修則四時無水旱之災萬國有樂康之詠頃屬中原多事三紀不寧廉平因此而茂聞賞

冊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七十五

乙

罰錄茲而失序所以梟鸞竝起駘驥難分有援助者至濫必容守孤貞者雖賢莫進遂使居官僂俛奉職因循唯思避事以偷安罔効輔時而濟物伏惟皇帝陛下削平九有收復八紘承乾興萬代之基出震應千年之運櫛沐風雨手足胼胝勤勞大集於聖功華夏畢歸於睿略雖遠柔邇伏咸知臨煇之鴻恩而肝食宵衣尚念生靈之久困累頒絲綍典訪芻蕘恐天災之流行因皇風之擁隔臣不揆庸短輒冒宸聰臣請告論内外文武臣僚凡守一官責其舉職公請奉  
上勤恪爲心每歲秋冬明定考較將相則希回御筆

班行則悉委司存外則州牧縣寮具以真虛比較儻聞共推異績便宜特示甄酬如其衆謂曠官固可明行黜責所冀免懷竊位俱効竭誠上則輔佐於大君下則精專於庶務高卑不濫功過無私官旣清廉則民無愁歎勸課之方得所則生靈之賦樂輸故可以進賢良退不肖安生聚寔倉箱使和氣遠敷德澤廣被顧惟穹昊必降休祥永致太平竝期混一臣叨逢明聖謬列班行旣奉德音合申所見疏下中書宰臣奏曰盧文紀踐履清華昭彰問諍行已每聞於端慤操心動絕於阿私以爲將聳効官莫先較考欲明書

於殿最異顯示於勸懲况將相兩途尤爲重委慮無報國最要聞天欲迂宸毫親書嘗課誠有塵於聖德亦是責以佐君直道不欺忠規可尚至於所陳黜陟竝叶規繩以此責成庶求良吏事無疑礙理可施行從之

李光憲爲右散騎嘗侍天成元年十月乙巳明宗御中興殿光憲奏將垂帝範在守於舊章欲敘彛倫合循於故典實大朝之理本蓋有國之嘗規臣嘗覽列聖實錄伏見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旨應內外嘗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編諸簡冊異拔賢良是

資教化之方以盛簪裾之列爰于近歲稍易舊規臣請明下勅文許行建中故事所異振纓在位咸懷舉善之心棧樸興歌漸致得賢之美疏奏不報

張鑄爲起居舍人天成元年十月庚戌奏欽若天道聞諸堯舜之朝敬授人時乃自殷周之代能消災異而致福祥自兵興以來多失本朝故事不拘典法有誤修攘承前日月薄蝕百官皆合守司星象有差九重亦當避殿以明減損式示恭虔信守國經何虧聖德自此或乾象謫見凡關災異請依故實令百官守司陛下御便殿減嘗膳准令式遵行從之



蕭希甫爲佐諫議大夫知匭院天成元年十一月戊午奏臣功蒙擢任官忝諫司所職重難兼知匭院但有關於至理卽欲合於無私冀竭丹誠仰禪玄造臣伏見自同光元年十月九日先朝收下汴州後至今年四月一日已前兵革盛興亂離斯極典章幾壞刑政莫施每於紛擾之間甚有殺傷之苦非惟州縣長吏或濫誅夷直至鄉里居民互爲殘戮挾私怨公者公行白刃將快忿心怙強力者豈聞丹書唯欣得志掠妻女以轉賣劫財貨以平分如此之流應遍天下伏惟皇帝陛下薦恢帝載光啟鴻圖伏思自陛下臨

御以來皇綱漸正有功者盡賞有罪者咸誅闔外將清朝中無事今則甄咸已再修整欲具進呈必恐擡出外邊施行已後遠近披訴受狀至多但慮京國諸司囚禁便憂填委則至上虧皇化有玷國風其次更慮勲貴親賢或關對訟便煩讞議或礙刑書若今事有否臧卽便政移曲直以臣愚見欲自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罪無輕重應大辟已下弗一切釋而不問庶得刑清俗泰國富民康咸欽不宰之功永奉維新之化勅旨喪亂之際不可以法行致理之初漸宜於刑措蕭希甫官居諫省職本匭函慮黎民年

有讐嫌致法寺愈煩讞議特塞紛爭之路請申昧爽之朝言出忠誠事關理本載許論奏合議施行宜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已前罪無輕重一切不問其間已經勘窮推鞠者須見罪狀其餘卽依所奏裴皞爲禮部侍郎天成元年十一月戊辰奏方伯那守之任與大朝分理疆土共養黎民委寄非輕古今所重親人之職莫過於斯伏請啟今後諸州刺史經三考方可替移使能理者盡展所能弊政者自彰其濫優劣旣判黜陟可行則州縣免迎新送故之勞朝廷得惠養除煩之理太平之道無易於斯勅旨有政聲者就加恩澤弊政者不限考課替移

劉岳爲吏部侍郎天成元年十一月甲戌奏凡在立朝悉是爲臣之貴每蒙進秩咸加報上之忠奉勅命以遷昇固當感抃降綸言而褒飾或未捧觀將使知寵陟之繇認訓誥之旨必在各頒官誥令親制詞處列班以增光傳子孫而永耀伏請自此凡有除轉登朝官已上名至閣門宣賜在外則付本州使賜之勅旨朝官素有品秩不可一例頒宣文班三品已上丞郎給舍諫議武班大將軍已上宜賜官誥舊例吏部出告身納朱膠紙軸錢方給朝臣或親舊者隨卽給

付而官貧不辨者但領勅牒而已喪亂之後因以爲嘗朝臣多不出告身制下之後中書但收其制詞編爲勅日本官多不見獎飾之詞故岳有是奏勅旨不編頒得事體也其後執政相與謀罷朱膠紙軸之列以爲天下吏員無多除拜亦簡官給膠軸之費歲不過數萬國旣賜以爵位而邀其膠紙之直是巨細不相稱也因奏覆凡中外官除拜竝宣賜官誥然執政之議雖善蓋令其始不科其終何者同光世至天成初官爵之命止于除授中外正員官其餘試陶貼號則寵激軍中將較而已自長興已來除授日多上至

軍中卒伍下迨州使鎮戍疇昔書吏之流皆有銀青言憲之號每歲給賜告身動盈數萬非續尺紙之費虛銷財力而又嘗賜之道難以勸功以臣料終則知執政圖治之非善也作事謀始凡執政者慎圖之楊凝式爲給事中天成元年十二月庚寅奏舊制臺省在西京東都置留臺留省及分司官屬請依舊制於西京置留臺省如本朝東都之制不報是月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井非理物故者近年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簡驗施行已久仍恐所差人吏及

街市循卒同於民家因事邀頡取索臣詢訪故事當  
司今有舊京徃例凡京城臣庶之家死喪委府縣簡  
舉軍家委軍巡商旅委戶部然諸司簡舉後具事錄  
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臺司訪聞卽行舉勘如是文  
武兩班官吏之家卽是臺司簡舉臣自今已後欲准  
故事以施行者兼左右巡使錄到喪葬車輿格例比  
緣官品等差無官秩之家過爲僭多供應者固當刑  
責今則凡是葬儀動踰勅格但官中祇行簡察在人  
情各盡孝思徇彼稱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又難將  
孝子盡決嚴刑遂以供人例行書罰以助本司支費

兼緣設此防禁比爲權豪之家違禮厚葬若貧民薄  
歛不充無憂替禮書罰南京卽是臺司州府元無條  
例者勅旨今後兩班文武及諸司官吏諸道商旅凡  
有喪亡卽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  
凡有喪亡及婢僕非埋物故依臺司奏委府縣軍巡  
同簡舉仍不得縱其吏卒於物故之家妄有邀頡或  
恐暑月死柩難停若待申聞簡舉縱無邀頡亦須經  
時日今後仰其家喚四隣簡察無他故遂使葬埋具  
結罪文狀報官或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訪知  
勘結不虛本戶隣保量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

死喪取分巡院簡舉頗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約京城事例處分所奏喪葬車輿格例今後據品秩之外如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差御史一員點簡其實行人如有違越據所犯科罪臺司不得書罰徵擾行人交非憲綱事體

曹琛天成中爲右拾遺上疏請百寮朔望入閣及五日內殿起居請許三署寺監輪次轉對奏事從之李同爲左拾遺天成二年正月奏三尺之法天下共之法一動搖民無所措是知愛育黎庶信及豚魚旣禮樂之中興在刑罰之必中陛下初當治亂合肅化

條請處分天下州使繫囚逐旬咨長史親自引慮使知罪真虛然後論之以法則獄無冤滯政治和平

李光緯爲右拾遺天成二年三月奏自本朝應運以來陛下登極之後有赤心事主勦力勤王或代著軍功身已淪沒者乞遣崇官爵延賞子孫庶張開國之榮永保承家之慶兼內外重臣已下班行間請許追封以孝道雖九泉之幽暗亦荷明時庶百辟之忠良同扶聖代

封翹爲給事中天成二年四月戊子上言日臣聞立愛惟親教民以睦實大朝之重事乃有國之通規是

知維城爲固本之資磐石作安宗之計所以興隆鴻業保定皇家伏惟陛下天祚丕基日新聖德使九功之咸敘致百度以維身墜典皆修遺文必舉獨於封建未覩宣行旣尙抑於龍樓宜且遵於麟趾乞命親賢以資夾輔

周知微爲吏部員外郎天成二年四月戊子上言竊覩近勅慮有官吏割剝下人許百姓陳告民之愚下罔認宸衷或措撫纖微或受人驅駕事多憑虛適足爲亂有過者固合當辜誣罔者諸議刑憲庶或知止免瀆風化從之

李鱗爲戶部尙書天成二年六月乙未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上官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品六品官許薦簿尉兩人使廉慎能名者同受爵賞貪婪害物者竝坐刑書各舉所知不弊賢路奉勅興國之方養民爲本衣不可一歲不製食不可一日不充其或桑柘少而望多耒耜闢而求食足雖千堯萬舜聖知神功不能致也然則樹疎禽少山廣獸多百川淺則海不深萬姓貧而國不富富庶之要根源可知故王者深居九重奄有四海不可家至而日見只在德盛而教尊千載一時古猶今也李鱗情專奉上務在任人藉

官吏當才爲國朝布化實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肯  
舉者可嘉堪舉者可重必須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凡事無私何憂不理李  
麟所奏宜卽施行其所舉人仍於官告內顯隸所舉  
姓名赴任之後臨事可觀或有不公當累舉主兼三  
品已上有舊諳行止堪充節度觀察兩使判官者亦  
各據才業上聞卽當委任庶朝廷立制長施勸善之  
恩臣下推公未絕蔽賢之路

符蒙爲右拾遺天成二年六月辛丑奏以五日轉對  
無獻替之風虛瀆聖聽請罷之

梁文矩爲左諫議大夫天成二年七月上言以軍人  
百姓服裝僭越爲費耗之本請下令禁止

鄭韜光爲給事中天成二年八月庚辰上言以諸縣  
力及人戶多爲州使影占或臺省投名唯貧民客戶  
在縣應役例有不均之歎且多僥倖之流請議禁止  
孔邈爲吏部郎中天成二年八月庚辰上言曰臣聞  
賞延於世實皇王體國之規立身揚名爲人子承家  
之道苟推誠於忠孝必懷慶於子孫存歿共瞻君親  
是望伏自陛下中興大業念舊錄勲賞賜無時渥恩  
咸徧尙慮有奮身爲國跡頌竟孤姓名不達於乾坤

骨肉飢寒於道路不因詔書博訪所在不與申聞伏乞特下外藩如有身歿王事忠節顯彰軍伍備聞恩澤未及者必令具錄聞奏如有子孫便委所司齒錄使父母有可依之地妻孥免無告之心如祇有孤遺亦便令救卹卽已往者知皇恩不棄將來者罄臣節何疑楚師忘寒空憑念問周文葬骨唯示深仁冀於有道之朝不漏無垠之澤上先是已行詔命及覽是奏促再行之

姚顛爲左散騎嘗侍天成二年九月上言伏以運當昭泰時屬豐成金鑿已議於省方綵仗將離於上國公路供億固有舊規况聞詔旨丁寧不許分外科率所在藩侯郡守竭力推忠奉迎頒備於貢輸徵歛或及於黎庶伏望更加示諭免至煩勞使四海九州遐邇共聞於聖德千乘萬騎經過不擾於疲民俾諸望幸之心以顯來蘇之義

王鶯爲刑部郎中天成二年十月上言請准建中舊勅文武叅官及刺史上後三日舉人自代

十一月吏部侍郎劉岳上言日伏以有國命官立朝釐務必資詳諫以集事功竊見諸色詞科多昇通籍向者先爲列藩從事叅佐可稱次經三館職名編修



是著方居華秩始在彤逵近或雖有兩任前銜未歷一司公事莫申勞績虛謂滯淹未若委以親人俾之及物粗聞善最然議陟遷免自難於漂流復有名於選任伏乞特加搜採廣察單平白身者授以佐僚歷官處之縣令歲月俟當於制限班資擢在於朝行理契毓材事唯責實

盧成雍爲起居郎天成二年十二月上言以賊寇宵行逼脅村舍俾供食宿及當敗露指引行程追禁經時慮妨農作望頒明勅俾得疎治從之

王翎爲左拾遺天成三年二月上言曰伏觀州縣百姓早因危歲小寇連綿舊染成非習性難改逃刑網外作患民間起晝藏夜出之謀懷念惡墮農之志惟觀得失但聽災危不慮嚴章當孤美化法緩則潛藏軍旅法急流散藩方條令難加網羅莫及是非同等曲直相參伏乞顯示軍門無指此輩永去未萌之咎當平不力之民從之

三月己巳給事中封翹上言曰天地之經陰陽之數莫不上規帝道旁體物情儻國人偶有其咨嗟則時令必爲之差忒如陛下英明御宇勤儉臨朝推泣辜罪已之心行解網納隍之道無偏無黨憲章不濫於

雷霆克寬克仁霈澤嘗均於雨露致君已及於堯舜  
勃興尋竝於禹湯則合災星退於三移瑞日呈於五  
色焉有自冬徹臘啟歲經春陰雲多蔽於長空滯雨  
頻霑於連日豈是未臻聖政不降靈休既難喻於玄  
穹須更增於隆德伏乞稍留聖念明下所司俾郊壇  
祠祭之儀簋簋馨香之料尤加清潔倍致敬恭罪非  
劫殺旋令疎放亡歿卿士希加賻贈農桑藉力之時  
務蠲大役禽鳥營巢之際禁斷網羅恭祈十雨五風  
以卜千秋萬歲詒付所司詳酌施行

崔居儉為尚書左丞天成三年五月請於西京置分

司官

六月戊子散騎嘗侍蕭希甫奏以府州官吏不務守  
官咸思避事每觀微小刑微皆是聞天不唯有紊朝  
綱實恐淹延刑獄奉勅昔虞舜以恤刑安萬國賴十  
六相熙帝圖漢高以約法定八方致四百年享天祿  
故法無嘗則官有倖刑不濫則民無冤千古同風百  
王齊致况今朝廷致理中外同心近者無偏遠者不  
間慮於聽訟或有惠姦其類具奏聞所在不勤決斷  
則諸道侯伯木至盡心兩使賓僚亦非稱職蕭希甫  
位兼三事務贊萬機更激藩方共禪庶政自此凡有

爭訟委隨處官吏據罪詳斷如事有不可裁斷者則  
結案聞奏

呂夢舒爲諫議大夫天成三年七月上言近制令州  
使判官逐司引問獄囚恐屢變其情狀請便案成慮  
之奉勅宜依

趙熙爲起居郎天成三年八月戊寅上言曰伏自陛  
下乘乾之後纘聖已來從諫如流求賢不倦遂令五  
日之內一度敷敷百辟之間咸陳管見伏覩武班朝  
士皆大國賢臣或繼委藩任或盡知民瘼或久請師  
旅深知兵機或將相子孫或絕跡烈士或銜命每推

於專對或臨戎嘗立於殊功蘊器業而不敢自陳有  
籌畫而無絲上奏方今烝黎尙困兵革未銷儻一言  
仰合於天心一事有資於軍志可裨睿筭便致小康  
抱材能者無愧於朝廷懷義勇者何慙於休運伏望  
令兩班更互奏對

崔稅爲右補闕天成三年八月己亥上言曰昔漢宣  
帝纘紹皇圖勤恤民隱慎擇循良之吏分居牧守之  
權其有政合廉平惠敷疲瘵小則降璽書而勞問大  
則錫侯爵以甄酬欲教化之久行故遷移之不遽伏  
惟陛下糝糠大漢回復皇唐整百王隳紊之綱削四

紀傷夷之弊永言致治實在審官刺史縣令有能副  
綏不必循拘考限明加獎激就進階資如有課最漸  
高始終不易量其器業擢在朝廷自然有位之人咸  
思職分無爲而治坐致時雍疏奏不報後爲比部員  
外

閏八月癸卯朔散騎嘗侍蕭希甫上言曰神聞天地  
助順神理福謙旣物性之得宜何靈心之致誤伏惟  
陛下自統臨四海勤恤萬方每崇恭儉之風嘗布仁  
慈之德卽合陰陽無爽災眚不生百穀豐盈五兵息  
偃今乃川瀆決溢水旱潛違必恐是調燮有乖祭祀

未潔軫吾君宵旰之慮負陛下覆育之恩臣實痛心  
誰不抱愧伏乞特頒明詔下訪有司詢其錯遺之方  
採破妖祥之本應是前皇古帝徃哲先賢或有違祠  
但存舊址在祀典者咸加嚴飾稟靈通者盡略修崇  
悉遵虔肅之誠無隳精祈之懇然後別宜長史側聽  
庶民稍關疾苦之繇須整撫循之策冀其昭感仰贊  
昇平

鄭兢爲膳部郎中天成三年九月乙亥奏諸司諸使  
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  
尊卑無別汚染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事促行之中

奏議六 卷之四百七十五  
書覆爲不可越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誠大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是月丁酉吏部員外郎周知微上言曰竊以唐有天下垂三百年聖帝明君覽宏綱而御盭忠臣賢佐法古道以贊時兩漢已還歷代罕比雖國有申否之數人無厭德之言果致陛下紹開中興纘承大業將欲永光帝載而猶動守典刑伏見州縣官僚被人論訟始行追取未辨是非稱呼不去其官曹枷鎖已拘於道路所以上無耻格下絕恭敬有玷盛朝實駭觀聽此後凡有官緒可稱所訟罪名未正伏請祇令監守

皆在法司俟典盡銷分卽荷較無憚所貴坐法者知國章有節司刑者表守律無踰

孔昭序爲給事中天成三年九月丁酉上言曰伏見本朝儀制北省官爲近侍之班遂異嘗參之禮所以百寮則日拜蓋云謝食北省官不赴廊飡食於本署故嘗朝不拜况今耆舊皆目覩躬行伏望陛下順考古道率繇舊章正立朝之嘗規遵先王之定制盧詹爲中書舍人天成三年十月上言曰歌稱九德彰聖哲於一人國啟四門睦臣賓於萬宇伏惟陛下登臨宸極統御寰區普天之來享來王率土之爲臣

爲子所以西戎獻款北狄輸誠五谿之蠻獠皆臻百越之梯航畢至華夷率服聲教遐流竊見外國朝天諸藩到闕多於便殿引對中外不知旣聞來自殊鄉宜使觀於盛事此後每有四夷入貢伏乞御於正殿列彼羣臣立天仗於廣廷臨宸軒而端拱庶使邊荒異俗向慕華風亦具禮樂威儀更顯聲明文物何澤爲吏部郎中天成四年二月上言昨問罪中山近鎮有飛輓力役之勞乞議蠲減

于嶠爲北部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午上章以兩班有老病者咸絕其俸慮玷聖明請各按致仕官仍加錫賚以符尚齒之化

程遜爲主客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辰上言曰臣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三月不出而有憂色民間多有割股上聞天聽者伏以堯代則共推虞舜孔門則首舉曾參皆以至孝奉親不聞割股肉療疾或真有懷怙恃之感報劬勞之恩孝起因心痛忘遺體實行此事自是人子之嘗情不合鼓扇聲名希霑卹賚伏惟陛下道齊覆載孝治寰區漸致昇平全除矯妄乞願明勅徧下諸州更有此色之人不令舉奏所冀真誠者自彰

孝感詐僞者免惑鄉閭咸歸樸素之風永布雍熙之化

孔莊爲司門郎中天成四年五月上言曰臣聞漢宣帝云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今國家每擇郡牧唯賞軍功慮於治民未盡其旨爲人求瘼責在叅佐則庶幾近理願留天睠俾慎揀焉

崔慄爲左諫議大夫天成四年六月上言曰臣伏見雒都頃當制葺之初荒涼至甚纔通行逕徧是荆榛此際配人開耕便許爲主或農或圃逾三十年近歲居人漸多里巷頗隘湏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

度旣成華夏之觀瞻益壯因循未改污濁增深竊惟舊制宮苑之側不許停穢惡之物今以菜園相接宗廟祠宇公府民家穢氣薰蒸甚非蠲潔清議條制俾四方則之

郭正封爲考功員外郎天成四年八月癸卯奏中興平定之初自數十年雜亂編民或爲兵士所掠沒爲奴婢者旣無特勅蠶革無復從良遂令骨肉流離有傷王化勅旨曉喻天下諸軍所掠生口有主識認竝勒放歸

是月乙丑左補闕楊途奏明公舉事湏合前規竊見

京城之內尚有南州北州縱市井不可改移城池卽宜廢毀復見郡城舊墻多已摧塌不可使浩穰神京旁通綠野徘徊壁壘俯近皇居無復因循嘗宜修葺初光啟末張全義爲河南尹爲蔡賊所攻乃於南市一方之地築壘日固後延於市南又築嘉善坊爲南城天復修都之際元未毀徹途之所奏頗適事宜後爲金員外郎

任贊爲左散騎嘗侍天成四年十月奏於郊天前有犯重罪合當極法者竝令推鞠斷遣無容開啟俸門從之

十一月辛未左諫議大夫崔慍奏請止絕諸道州府不得進金玉鞍轡龍鳳御衣其奏曰凡在御前皆爲法物供奉所自出自內司豈假外臣而有營造若無禁止漸謂通規一則乖國朝淳厚之風一則冒典憲防閑之制

是月壬辰刑部郎中周知微奏請藩方州郡皆令抄寫法書每遇詳刑須憑條格旣無失入自絕銜寬王鬱爲右庶子天成四年十二月辛酉奏伏自廣明辛丑之後天祐甲子已來官壞政荒因循未補此蓋諸司減喪人吏曹局亡失簿書至令官僚中有不知



所掌之事者伏准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勅律令格式爲政之本內外官員退食之暇各宜披覽仍以當司令式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虔尋茲制實繁化源請下內外文武百司如本司闕令式者許就三館抄六典內本司所掌各目各粉壁書寫從之

張延雍長興元年爲諫議大夫七月奏請百官各遵前勅及舉行令式中事

八月壬辰朔刑部郎中周知微奏近年關防商賈不憑司門公驗關禁之設國有舊章請諸司舉行之疏

奏不報

孔崇弼爲庫部郎中長興元年九月奏天下州縣長吏每到任造得公廨什物罷任之時多事已有不係案牘此後請公廨什物明立文案不許乾沒免致擾人

崔行爲給事中長興元年十一月壬戌奏當省給納諸州銅魚勘問本行令吏狀稱內庫每州有銅魚八隻一隻大七隻小兩隻右五隻左其右銅魚一隻長留在內留一隻在本州庫逐季申報平安左魚五隻皆鐫次第字號每新除刺史到任後卽差人到當省

請領左魚當司覆奏內庫次第出給左魚一隻當省責領分付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納省如別除刺史州司又請次第左魚周而復始臣以州司差人請魚往來須有煩費請此後新除刺史在京受命或經過都城者可令自牒當省請左魚齎歸本郡契合然後差人納省所與稍免煩勞從之

是月乙丑中書舍人封翹奏切見五日轉對於事太繁所見或有短長不當空煩聖覽請此後祇於入閣者依刑法侍制官例次對同日比部員外郎知制誥

雀稅奏臣歷觀往代下及近朝既立盤維必擇師友或取其德行彰著或取其學術精通待以優崇俾之規益斯亦前王之急務也伏見陛下須宣典冊封立親賢盛禮既陳普天咸慶諒鴻基之永固豈麟趾以能歌伏願陛下特詔有司遵行舊制慎求端士博訪碩儒命以王官使同猶豫雖聰明天縱固不俟於切磋而孝敬日躋亦良繇於輔導臣謬塵近侍無補盛時輒以蕪蕘上塵旒宸疏奏不納

李崇遇爲尚舍奉御長興元年十一月辛未奏竊見文武百官一品已上薨謝者皆有賻贈自四品已下

無例施行請特定事例以表無偏

王延爲左補闕長興元年十二月奏一縣之內所管鄉村而有割屬鎮務者轉爲煩擾益困生民請直屬縣司鎮唯司賊盜從之

呂朋龜爲度支員外郎長興二年二月庚戌奏以恩赦中許追贈追封已及周歲有未沾恩命者乞賜施行勅旨宜令所司報在朝文武官員及諸道州府當制內有未霑恩命者令供申文狀到者旋即施行不得停滯

楊途爲金部員外郎長興元年三月辛亥奏但是古墓荒墳不計有主無主陛下諸道州府嚴誡鄉閭不得開發從之

正月甲寅尙書戶部奏當司所管天下合貢方物法長興二年三月定到七十餘州舊例冬至齊到正仗前點簡至元日於殿前排列當司引進昨點簡今年正仗前七十州所貢方物內六十七州正仗前至其餘二十州自正月至三月方到京師其江陵府所貢胎白魚臣勘本道進奏官狀稱每年臈月裏造至正仗未堪供進固難及限猶慮其餘州未曾嚴加告諭不可便議刑名請行勅命約束如來年正仗前貢物

不齊其本州錄事叅軍及勾押官典量定殿罰又隸州合進蘿摩子本州稱無本色折進價錢絹一匹伏以任土作貢必須產在封疆本色不供價錢何取兼恐顧茲名目廣有科求其價絹請停勅旨江陵府胎白魚許於限外供進餘依所奏

閏五月起居郎曹琛奏兩班或請假歸寧或染疾未捐纔注班簿便住料錢勅旨有禮於君克勤於國爲臣所重自古皆然其或合朝不朝卽虧匪懈無病稱病亦屬自欺儻異下冰須資勿藥臥疾非人情所欲歸寧光孝治之朝曹琛所奏文武官請歸寧准式假

及實卧病者竝許支給本官料錢宜依或有託病不赴朝叅故涉曠怠者慢於事君何以食祿如聞糾奏當貴尤違

王澄爲大理少卿長興二年六月辛未奏曰陛下御極以來大稔于此時無水旱歲有豐登所以民去農桑士思遊惰或機巧以趨利或宴樂以棄時且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者而况鄉閭之內城郭之中競削錐刀固知本末或鼓舞於村落或謳歌於市廛寔繁有徒觸類而長若非禁止漸恐滋彰勅旨皇王之業寰海爲家民不擾而自安事不紊

而易治皆修遠大以固雍熙朕自纂丕圖每勤庶政  
民有耕耘之樂時無饑饉之災然猶菲食如初宵衣  
若舊內則仗前後左右外則委侯伯子男其削煩苛  
同除蠹弊康澄所奏機巧之事游惰之徒所在不無  
未能全斷令仰諸道長吏詳此曉示村巡游惰者勸  
以歸農機巧者戒其越樣此外或更有不利於民事  
竝可嚴行止絕將使俗無奇伎野絕閑游爲下有勤  
力之資在上無蕩心之事屬肆人和之際何禁謳謔  
村間農隙之時無妨歡樂卽須辨認姦惡不得分外  
搔擾人戶所切者嘗輕徭薄賦不急歛暴徵民不勤  
而自勤財不營而自富况諸侯勦力列較盡忠皆是  
腹心總如魚水將期混一永致和平

是月戊寅左散騎嘗侍鄭韜光奏臣聞春秋傳曰將  
賞爲之加膳將刑爲之徹樂此明君之愛人也伏乞  
下大理刑部兩司凡經定罪之時結正之際徧覽格  
律簡驗盡舉勅文討尋俾獲罪者甘心受罰者無怨  
人知法有畫一之義律無再易之門

盧損爲左諫議大夫長興二年十二月上封事三件  
先罪犯謹逐歿於遐方者請淮南郊赦文竝許歸葬  
仍還舊秩處分鳳翔山南巴來長吏有兩川界內人

奏議六  
戶任還鄉里願住者卽加安撫前任節度使刺史防禦等使請五日隨例起居竝從之

張昭遠爲都官員外郎知制誥長興三年正月上疏曰臣聞諫官進言御史持法實人君之耳目正邦國之紀綱自本朝已來尤重其任今之選授莫匪端良然則彈奏之間尙未申於才用使諫諍之道或未罄於箴規俾七人徒歷於清華三院但循於資級考其志業孰測短長臣請依本朝故實許御史以法冠彈事諫官逐月給諫紙政事有所不便竝許陳聞所與復班行者不負於君親有才業者自分於涇渭庶幾

舉職免有曠官從之

曹允昇爲太嘗丞長興三年七月奏使府郡牧例以隨身僕使爲中門代判通呈等名目極多皆恃勢誅求不勝其弊伏請特行止絕如藩侯郡守不解書札請委本判官代押其職務監臨請蓋本處衙院官吏庶得漸除踰濫兼使州奏薦判官多非才行或以賄賂求進今後奏薦請令本人隨表至京令所司比驗盧華爲刑部員外郎長興四年奏臣竊以欽恤者聖人之大德畏慎者臣下之小心倘不怠於交修庶自叶於理道伏遇陛下靜符玄化動修至仁八紘無幽

枉之人四海有昇平之望但以人非誘勸事罕專精  
將欲仰副憂勤實願再明條制伏見本朝故事凡內  
外官司有能辨雪冤獄活得人命者特書殊考非時  
命官多難已來此道漸廢既隳賞典難得公心伏乞  
明降勅文顯示中外自此不繫正攝官吏能辨雪冤  
獄全活人命斷割纔訖旋具奏聞考較不虛時與趨  
轉如或滯留不具申奏及虛妄冀希恩澤其所任司  
長本判官竝請重加殿罰

冊府元龜

